輯

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於公之道也內無貶於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　穀梁傳其不氏喪未畢故畧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　程子曰脫氏字　趙氏曰書以言不當以也　左氏曰尊夫人也釋不稱公子喫氏曰左氏不知有一事再見者卒名之義故妄爲此說　劉氏曰左氏云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非也一事而再見卒名耳必若云然公子結遂及

齊宋盟非受命亦稱族歸父豹意如其往也氏其至也不氏無有夫人居間也何以舍族耶　按此與文四年皆稱婦姜皆有姑之辭氏字本配姓為辭陸氏曰古者一字不成文辭皆以氏字配之姜氏子氏以氏配姓也季氏臧氏以氏配族也哭于賜氏以氏配名也仲氏吹篪及不念伯氏之言以氏配氏也既稱婦姜則氏字可省非特去氏以示貶也公羊之說皆穿鑿也丈夫制義婦人不專行安有舍公而貶夫人乎既曰內無貶于公之道不知貶夫人適所以彰公之惡矣此與文四年皆喪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胡傳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甲之

子先辛奔齊辛甲之屬大夫公羊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胡氏曰比于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以為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于天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于司寇而擅刑猶不遠于正乎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啖氏曰三年待放之義乃三諫不從以禮而去今放名雖同而實殊傳蓋不見事迹而云耳君放之非也三年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重奪孝子之恩也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禮已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既而曰若

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既事畢言古者不敢斥君即近也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　穀梁傳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　啖氏曰放者宥之以遠依殺例言之則稱國者罪累上也此年及昭八年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稱人者宜放也哀二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胡傳秦晉戰於河曲撓臾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偕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　按河曲之役趙穿違命令

山年縣西　胡傳篡弒之賊無所容於天地之間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等倫紀于弁髦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會者外為志魯宣欲求寵以定位宜稱公及齊侯我所欲曰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絶其黨而後為惡者孤也

公子遂如齊

左傳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杜氏曰謝得會也

宋弑君合諸侯以討之是義舉也是霸令也皆以賂而還此猶士師將治人之罪而求請潛入鉤考不竟兩解俱散此所謂侮法法亡其慝害深于盜賊有王者起則不待教而誅之者也楚人曰北方可圖也鄭伯曰晉不足與也其應如響豈可誣哉然而為鄭伯者則不善于擇所從矣夫諸侯有能師文王者小國七年足以自強吾國豈綴旒豈必與人而後足以立耶修德之至同德者皆將與之何患乎無與知晉之

不足與禀諸夏而與楚從之侵陳遂侵宋無名而肆暴不義不亦甚乎且陳恥楚之不禮而受盟于晉是悟而從正我輕晉之不足與而受盟于楚是迷而從夷以迷攻悟可乎宋鮑竊國吾不能與諸夏之可與者聲其罪而討之而與楚為侵暴無名之師前有賊而不知滋為中國患害而已非能為義舉也故書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以罪之也　陳氏曰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又十五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

楚討宋之弑君則義不可救楚若猾夏而已宋君雖有罪民則何辜攘夷以救民可也何遂奈典刑乎據經則實未嘗救宋也左氏意之耳上書楚子侵陳遂侵宋則楚師已在宋矣盾始帥師救陳明不與楚師相及也盾師至陳楚已掠竟而過趙盾不過揚兵而還耳蓋自陳而即次于棐林會四國以伐鄭矣盾必不又尾楚師而至於宋也遥以為名而左氏誤信之經安得而書之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公作斐林

左傳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滎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因晉解揚晉大夫晉人乃還　杜氏曰棐林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　公羊傳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　按上書晉趙盾帥師救陳此書四國之君會晉師則為趙盾之師明矣無他說也不曰會趙盾者公羊以為君不會大夫似為近之然春秋諸侯會大夫者非一亦不必於此

于伐國以用其衆夫趙盾以驟諫激靈公之怒公潛使人賊之不克又伏甲將襲殺之于庭陛之間盾倉皇脫免趙穿遂有桃園之逆起于一時非素謀也趙盾自以無罪而不直在君故未出山而復所謂不知春秋之義而陷簒弑之罪蒙首惡之名者也非有齊商人宋公子鮑陰取國之心豈得靈公未有殺盾之意而盾穿先有逆心乎然桃園之事因穿握兵也盾寄腹心于穿又假之權故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

以伐人不亦難乎書人書伐交罪之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戰皆書大夫帥師自此始

孔氏曰此華元歸生及哀二年趙鞅罕達客主各言帥師帥師者皆是將尊師衆故並具其文或于歸生之下無帥師之字脱耳 左傳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樂呂司寇獲不書非元帥也禦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宋人以兵車百乘文

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　左氏記羊斟及華元巡功城者謳譏之事啖氏曰皆近誣又非釋經之體義實瑣屑類于小說　穀梁云盡其衆以救其將以三軍敵華元雖獲不病矣趙氏曰按軍敗身獲而云不病此說非也但緣師先敗績身乃見獲依次第書之有何襃貶乎　杜氏曰得大夫生死皆曰獲大棘在陳晉襄邑縣南　胡傳將尊師少稱將將不稱師師衆將甲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

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書法之意見下夏侵鄭條下

秦師伐晉

左傳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晉河外邑崇上恐合有侵字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傳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陰地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以報大棘之役楚鬭椒若敖之族自子文以來世為令尹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

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杜氏曰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與諸侯之師將為宋報恥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　按諸侯之從晉也謂晉之可恃也與諸侯以伐宋問弒君之故與宋之不當立者宋人懼而納賂晉遽失其所討猶立文公而還諸侯笑之鄭穆公於是曰晉不足與矣受盟于楚而侵宋侵宋者有所悔也晉乃芘宋以發鄭是時趙盾姦于攬權而偷于為政

實無鬬心故棐林之役楚囚解揚晉師即還楚鄭又

益謂晉易與矣於是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聲其罪

曰伐彼得晉宋之情矣直言以責其曲耳宋負瑕而

敵爲戰之主遂至師崩將獲爲效如是亦可創矣乃

趙盾復因救焦而侵鄭潛師掠境稍欲洗大棘之耻

塞宋意而還耳而不虞楚師之遽出也彼曰能欲諸

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先我師之未至

也先人有奪人之心於是趙盾者氣消意沮謬曰彼

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復引而去之夫以全晉之强合諸侯之師遇一鬬椒不暇交綏事之不收一至于此起于受賂釋宋不討而已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為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秋八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皐公作獋戸刀反又古刀反）

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畫也）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音而煑也）熊蹯（扶元反）不熟殺之置諸畚（以草索為之筥屬）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

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逸詩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文公子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宫

穀梁傳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殘暴彈徒丹反又徒旦反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于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招使還史

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句而忍弒其君者乎迴已易他誰作盾而當忍弒其君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穿也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皐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子止見孝子之至傳意言盾非不忠以不討賊見責以弒君止非不孝以不嘗藥見責以弒父

按聖人所書因董狐也　程子曰聖人不言趙穿何也曰趙穿手弒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

之更無人知也　胡傳盾偽出而實聞乎故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則盾為首惡明矣　劉侍讀敞曰左氏叙孔子之言曰惜也越竟乃免非也安在越竟則君臣之義絶乎吾以為此非聖人之言　胡侍郎銓曰盾弑逆之迹見于不討賊所以正其罪不得言為法受惡　葉氏曰弑君天下之大惡使其與聞乎故雖在四海之外無所逃安取於越竟使不與聞雖在朝如晏子誰敢責之　趙氏曰弑君者趙穿而春秋

書曰趙盾者穿之手而盾之心耳　按三國志高貴鄉公紀帝見威權日去不勝自忿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遂率殿中宿衛官童數百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逆戰南闕下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當何如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濟抽戈刺帝刀出于背昭聞之大驚自投于地入殿中名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曰獨有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賈充逆戰而族成濟下手充不自下手者知昭必歸獄下手者以自解也

逆戰南闕下者魏主已至昭門則昭難于為禦故充迎擊以緩之使昭得為備陳泰欲斬充者以其逆戰也充非不知當先逆戰廷議必不敢而敢為者知權在昭也昭久之曰更思其次意在濟也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至哉泰之言其即董狐之意也司馬昭已無辭於泰而後世乃欲為趙盾辭乎歐陽永叔以傳不足信謂經書趙盾弒君則弒者實盾耳非穿也此亦過於立論矣抑晉襄公托其子於趙盾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君言猶在耳而盾遽欲背之舍之不立而外

卜牛　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滌者養牲之宮名取蕩滌潔清之意於稷者唯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于滌宮所以降稷尊帝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左傳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胡傳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趙氏曰養牲只養二牛既並死自然合廢郊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於魯史

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豈禮乎　張氏曰此因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葢僭禮之中復有忘哀從吉之罪三年之喪乃臣子斬衰奔赴之時豈可僭天子越紼行事之禮春秋所以特書之　胡傳三望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内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于泰山冉

非討罪也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書者宋有不赦之罪人莫能討而興戎以報人也直書而其義見矣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穆公作繆公

葬不月闕文也或曰葬速禮不備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杜氏曰莒郯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　按小邾射以邑歸魯魯使

大夫盟之辭曰使子路約我無所用盟推子路之心居邾莒之間安有不聽者哉魯於邾有婚姻之嫌於莒有積不相下之釁徒挾齊之力而要以必從其不肯也宜矣宣公遽以兵加莒而取其一邑以巳之不平求人之平又因以為利乎春秋首書公及而終以取向深責之也及所欲也取者盜也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則并其可信者而疑之矣歐陽公不信趙穿之事由
此類啟之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傳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危
之也
附左傳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良子文弟子文曰必
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

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而語助）及令尹子文卒鬭般為令尹（子文之子子揚）子越為司馬（椒也）蔿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賈為椒譖子揚而已得椒處）子越又惡之（惡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圄（囚也）伯嬴（蔿賈）於轑（音遼）陽（楚邑）而殺之遂處烝野（楚邑）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三王文成穆）為質（音致）焉弗受師于

潼澨市制反潼水邊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楚地伯棼越椒也射王汰過也輈車轅及鼓跗車上不得置簨簴以縣鼓故為之跗若殷之楹鼓著於丁寧鉦也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此言箭過車轅及王之蓋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于是矣射中王車由射之工不由矢善若其由矢王所有其一何不發以取越椒乎蓋軍人神伯棼之射故王托矢以强衆心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䢵國名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䢵淫於䢵子之女

冬楚子伐鄭

左傳鄭未服也　胡氏謂三年書人書侵為罪之此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諸侯未能討而楚師至故特書爵以予之非也楚師之來為鄭未服非為討賊也何得予之

五年春公如齊

左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

左傳反馬也　杜氏曰叔姬寧固反馬　按禮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親來非禮也叔姬初嫁未合歸寧亟來亦非禮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舍君事而從婦歸寧皆非也

楚人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按晉救不書晉若討鄭之賊楚師不禦而自去矣若楚

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名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依也）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劒蓋利劒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劒祁

彌明自下呼之曰盾（君前臣名）食飽則出何故拔劍于君所趙盾知之（由人曰知之自己知曰覺焉）躇（丑略反）階而走（躇猶超遽不暇以次）靈公有周狗（周地所產者）謂之獒（犬四尺）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音存以足逆蹋曰踆）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於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孰為介（介甲也晉君誰為興此甲兵豈不為盾乎）子

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説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　胡傳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令而即楚無乃於已有闕而遽以兵加之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

夏四月

附左傳夏定王使子服（周大夫）求后于齊　秋赤狄伐

國今東萊黃縣

大旱

杜氏曰書旱不書雩雩無功或不雩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傳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周卿士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即黑壤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事省文從可知也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大夫卒竟內不地竟外地

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籥管也孫炎曰尋繹復祭也爾雅繹陳也是陳昨日之禮朱子曰賓尸以賓客之禮燕為尸者籥如笛而六孔所吹以節舞也

猶者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　公羊傳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廢置也置不去也齊人語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明其

心猶存于樂知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為之猶者通可以已也　何氏曰禮大夫死為廢一時之祭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繹日者起明日也言入者據未奏去籥時書凡祭自三年喪以下各以日月廢時祭唯郊社越紼而行事可　按曾子問諸侯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由廢則知雖當祭必告所以然者天子后至尊無二君夫人於一國尊親無二薨終大故豈容不告

尊故去樂卒事而可也書仲遂猶繹志禮之失也書
叔弓去樂志禮之變也二者不同　檀弓仲遂卒于
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告喪去籥非盡敬于宗廟存其心焉非致哀于大臣
仲者遂之字卒而以字加于名之上者賜之族而
以其字為氏豫命其子孫世世為卿如季友之例也
干舞武舞籥舞文舞萬者干舞也令尹子元欲蠱
文夫人為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

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則萬為武舞明矣呂氏詩記謂萬乃文武二舞之總名春秋萬入去籥言二舞皆入去其有聲者耳公羊乃以萬為武舞與籥舞對言失經意矣按萬入去籥謂武舞入文舞不入耳非二舞並行乃留萬而去籥也公羊不誤呂氏引公庭萬舞考仲子之宮將萬焉為二舞總名之證侯再考

戊子夫人嬴氏薨公穀作熊氏

按敬嬴文公妾也稱夫人踵乎成風也哀姜淫乎慶

賊而豈知出姜無罪為賊臣悖妾所逐歸死母家非以義絕而不得奉宗廟配先君既不與哀姜同而敬嬴私事襄仲與之殺嫡立庶逐嫡母僭夫人亦不與成風同惟王室不競中國無霸故得肆行而無忌然哀姜慶父先後誅（慶父知不容而自縊亦誅也）而敬嬴襄仲亦後先殞何其相類也孰謂天道遠哉　汪氏曰春秋既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又書夫人風氏薨則知哀姜為莊公夫人而成風乃妾也既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又

州君之仇讐而我之婚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汝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左氏謂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由此言之曲固在秦然安知非是役啓之耶秦伐白狄晉不顧婚姻而從之秦有二心於狄狄又以其情告晉秦也晉也狄也同一不羞反覆難保信者也春秋每狄秦狄晉無怪也然晉秦自河曲戰後

久已厭兵趙穿生事侵崇秦嘗報晉至是秦共晉靈
昏殁怨已易世而晉復伐秦知白狄昏姻之可與抑
獨不念秦之昏姻之尤親中夏累世盟好之尤重耶
傎悖亦甚矣

楚人滅舒蓼公作舒鄝

左傳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正其界也

滑于八反水名汭盟吳越而還吳國今吳郡越國今會稽山陰縣傳言楚強吳越服從

從吳越後大杜氏曰舒蓼二國名　按春秋未有二國

連書者雖狄狄別種尚書甲氏及留吁舒蓼不言及實
一國耳舒同宗而異國曰舒蓼曰舒庸曰舒鳩皆舒
也所謂羣舒也蓼國文五年已滅故知云二國者非
也　象山陸氏曰聖人貴禮義賤僭亂中國禮義之
所在貴中國者貴禮義也蠻荊僭亂禮義將無所施
矣此聖人之大憂也楚人滅弦滅黄滅江滅庸至是
又滅舒蓼聖人是以悉書之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象山陸氏曰日者陽也陽為君為父為夫為中國苟有食之斯為變矣食至于既變又大矣言日不言朔食不在朔也日之食必在朔食不在朔歷差也　杜氏曰月三十日食

附左傳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為政（代趙盾）秋廢胥克使趙朔（盾之子）佐下軍（代胥克）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敬嬴公穀作頃熊）

左傳冬葬敬嬴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卜葬先卜遠日辟不思念其親似欲汲汲而早葬之也先遠日謂先下旬不吉卜次旬又不吉卜上旬旬之外曰遠日旬之內曰近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按左氏以雨不克葬為禮穀梁以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為禮孝子慈孫當送終之大事備貴於豫而變難於期雨而無害如穀梁之說可也如雨甚而不可以即土汲汲焉葬反為不可追之悔則左氏之說亦未為失

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傳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勤齊至矣又冒哀而往而於京師缺如也因徵聘而大夫黽勉於一行象山陸子曰直書于策比而讀之而無懼心者吾不知矣

齊侯伐萊

東萊有萊山萊東於齊之小國也

秋取根牟

杜氏曰根牟東夷國也今瑯琊陽都縣東有牟鄉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左傳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扈鄭地公羊曰晉邑非也諸侯不卒于其國都例書地公羊曰卒其封内

不地非也諸侯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不言卒于會者會禮已畢故不言耳公羊云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亦非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晉成公何以不葬衛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

宋人圍滕

左傳因其喪也　伐滕之喪不仁間晉之喪以侵小不義曰圍則師非少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左傳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六年傳止云楚人伐鄭取成而還而不詳厲役之事此云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則知前有闕失矣厲蓋地名杜預謂取成於厲既成而鄭伯逃歸楚子恨之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棼鄭地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按自厲之役鄭南北無屬楚未得志七年鄭又及晉平會于黑壤故楚今年伐鄭不以黑壤興戎遠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也是時晉景方立郤缺救而不能定是以十

一年辰陵之盟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乃從楚然楚莊之立加兵于鄭者凡四而兩書楚子說凡例者紛然愚意書楚子者君為將也書人者大夫也僭亂内侵何可褒而以書楚子曲生意義耶　不務德而兵爭此一言斷盡晉楚爭鄭之是非說經者乃方以一字為褒貶曰某事與之某事貶之屑屑較量吾知必為子良之所笑矣

陳殺其大夫泄冶泄息列反作洩非唐人諱世字雖偏傍亦然改泄為洩治音也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二人陳卿）通于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皆衷其衵（女乙反）服（近身衣）以戲于朝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納藏衵服）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冶

穀梁傳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　按稱陳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或譏泄冶薦圭壁於泥塗固已踈矣觸虎狼以取死庸得為智乎夫臣之于君猶子之于父雖知不可諫而心不可已也比干諫而死比干豈

潔身遠患非也必于出身犯難亦非也觀泄冶之能諫知其非貪乎寵祿見幾而不去者如皆欲為子哀叔肸則亂世何賴于有君子乎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傳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趙氏曰公羊云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按已取

之又言未絶何迂誕之甚言我者為濟水長不必是魯田以別他田爾穀梁云公娶齊齊由以為兄弟反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按但言歸我則足知其來也省文耳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二家齊正卿畏

也其說得矣　按自此至崔杼弒莊公凡五十一年古者四十而仕五十而爵使為一人則崔杼蓋百歲矣以棠姜亂國以崔明滅家必非耋耄之人所為然則非一人也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

左傳公如齊奔喪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胡傳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弑何也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殺而其言驗泄治直諫靈公不能納又殺之卒以見弑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以爲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弑者非經意矣

六月宋師伐滕

左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滕小國也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不能兩給非其心也大當字小恤其不及去年因其喪而圍之今年動衆而伐之故特稱師以著其陵弱暴寡之罪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按晉楚交伐鄭亦乍晉乍楚以應之子良所謂不務德而兵

杜氏曰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　孔氏曰文十三年傳稱邾遷于繹則繹為邾之都矣更別有繹邑今魯伐取之非取邾之都也亦因繹山為名蓋近在邾都旁耳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傳季文子初聘于齊（齊侯初即位）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侵小恐為齊所討故往謝）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傳國武子來報聘報行父之往

饑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潁水出河南陽城至下蔡入淮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斵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象山陸氏曰當是時晉伯既不復可望齊魯之間孰爛如

此楚子之肆行其誰過之伐鄭之書聖人所傷深矣
左氏所載士會逐楚師于潁北不見於經縱或有之
亦不足為輕重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穀作夷陵楚與晉狎主盟

左傳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
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
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杜氏曰辰陵陳地潁川長平

縣東南有辰亭　胡氏有與楚之說吾於入陳鄭論之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欑才端反

左傳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赤狄潞氏最強故服役衆狄　秋會于欑函狄地衆狄服也　按比事而觀上則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成乎霸主矣下則楚人殺陳夏徵舒行乎霸討矣而魯方會齊

伐莒晉方會狄于欑函其言外之意可謂深切著明
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公羊以楚子稱人為貶其專討但檢前後弒君見討
者皆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直書而義自見然殺徵舒
之後即入陳而納其亂臣比事而觀則春秋非予楚
明矣據傳入陳而後殺徵舒經以討賊之義為重故
先書殺後書入耳

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音兮）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名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取人物于其懷而還之為愈于不還）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程子曰人衆辭大惡人所欲誅也誅其罪義

也取其國惡也　胡傳先書殺後書入者與討賊故
先之也　陸氏曰楚子之討正也故書人入人之國
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故明書其爵以示不正春秋之
義彰善癉惡纖芥無遺稱事原情瑕瑜不掩斯之謂
也　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
可　賈逵曰二子不繫之陳絕于陳也　按使楚莊
真有討賊之心則辰陵之盟執徵舒而誅之一夫之
力耳奚假動大師臨其城紿入其國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陳

人信之故不禦而後為快哉夏徵舒不勝忿恥以弒其君其賊易知也而孔寧儀行父之為賊難見也何則公告泄冶之故寧行父請殺之公弗禁遂殺之然則躬殺泄冶者二賊也徵舒之恥發于似女亦似君之言然則激自廄之射者又二賊也平國既弒不他奔而奔楚蓋志在以陳餌楚而殺徵舒矣楚莊動於利而興師非申叔時之言則陳遂縣矣然則致胡公大姬幾不祀者又二賊也使盡乎天討則二賊之誅不當在

徵舒之後而反納之楚莊之志可知矣抑申叔時之言固善然楚子之所以不遂取陳者實以陳侯之在晉耳晉率諸侯納陳之故君而不泯其社稷陳人應之反楚如反掌矣此楚所以不敢取而復封之以為名知不能有也

附左傳厲之役鄭伯逃歸事在六年自是楚未得志焉自厲之役鄭南北無屬故未得志楚于九年伐鄭十年又伐而鄭及楚平鄭平不書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徵事晉辰陵盟後又徵事晉經亦不書傳特發此以為明年楚圍鄭起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公羊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楚子圍鄭

左傳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哭也）于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車于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婢支反城上僻倪）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逵方九軌）鄭伯肉袒

師旅所加有史所不忍記者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鄭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無辜肝腦塗地者不知其幾矣其君非有大惡於民而折伏困辱同于俘虜楚之無道亦極矣滅不言入陳嘗縣之矣而不書曰滅入不言圍鄭入自皇門至于逵路矣而但書曰圍此聖人之深意非人所易識也夫二國楚蓋幾于有之矣然而人心未去故家巨室猶存先聖神明之胄數百年有奉之社稷未易變而除之也故釋之以示服

此楚莊之設也實不能有故録其卒而畧其始其文則實録其義則存中國不使蠻荊盡其虐滿其辭之微意也若曰與其能有討于中夏故未減其憑陵之罪而曰入而圍則大乖聖人之意矣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邲扶必反一音弼

左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代郤缺先縠佐之彘季代林父士會將上軍河曲之役郤缺將上軍宣八年代趙盾為政將中軍士會

（代將上軍）郤克佐之（郤缺之子代臾駢）趙朔將下軍（代欒盾）欒書佐之（欒盾之子代趙朔）趙括趙嬰齊（皆趙盾異母弟）為中軍大夫鞏朔趙穿為上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嬰兄）為下軍大夫韓厥（萬玄孫）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桓子林父勦勞也）楚歸而動（代鄭）不後隨武子（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彘子（先縠）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

我失霸不如死以中軍佐濟佐彘子所帥也濟渡河韓獻子厥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師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今鄭屬楚是失屬彘子以偏師陷是亡師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朱子語錄先生問人傑記左傳分謗事否人傑以韓獻子將殺人郤獻子馳救不及使速以徇對先生曰近世士大夫多是如此只要徇人情如荀林父邲之役先穀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為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名先穀而誅之人傑曰若如此豈止全軍雖進而救鄭可也先生又云當時孫叔敖不欲戰伍參爭之事有合爭處須當力爭不可苟徇人情也

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鄭北地)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公子側)將右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伍奢之祖父)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苦交反)之間(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敖鄗二山名在滎陽縣西北)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

周室當中國之樞蓋有深意晉必恤鄭今鄭不幸寡君使羣臣問諸鄭以先王之命也鄭豈楚之所當訓定哉無鄭是無王命也晉容得不問哉此破鄭是訓定非求罪于晉之語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攘逐之異名也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羣帥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晉魏錡

求公族未得而怒（錡欒之子求為公族大夫）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人知先穀之違命而不知魏錡之志之尤惜也）楚潘黨（尫之子）逐之趙旃（穿子）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名盟許之（此等皆見荀林父為師不能制命）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諸侯相見軍衛不撤警豈以兩軍相對和戰未定而遽不為備乎果然則晉之偷甚矣）彘子不可（何寘至是

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為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錡退趙旃夜至于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不同行故旃後至席於軍門之外布席坐示無畏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舒銳反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二廣王之親兵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

師也使軘車軘徒溫反兵車名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工尹齊楚大夫將右拒陳名卒以逐下軍楚子使潘黨率游闕游車補闕者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

民和衆豐財者也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
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
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
以和衆利人之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
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
王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
其鯨鯢大魚之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
有京觀今罪無所晉國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

李廉曰春秋中國與楚戰不以勝負皆以中國為主徐邈曰內晉而外楚是也公羊以為大夫不敵君荀林父稱名氏以敵楚子者為惡林父非也此因得臣與晉侯戰稱人（得臣未命之卿例不書名氏無他義也）而穿鑿耳

秋七月

附左傳鄭伯許男如楚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士渥濁）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

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
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
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
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
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
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晉侯使復其位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傳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

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

蕭蕭潰　蕭宋附庸國滅蕭蓋以偪宋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此大夫同盟之始

左傳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程子曰晉為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皆渝故書人以貶之　杜氏曰清丘衛地今在濮陽縣東南　按諸侯懼楚而區區于盟約已末矣況旋踵而皆渝乎原縠敗邲師罪

人主盟所從皆可知矣原縠先軫之後先軫或稱原軫原其食邑也縠食采於㫁故稱㫁子今又稱原縠襲其先世之稱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傳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胡傳陳有弒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内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書救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

而自見矣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公作伐衛

左傳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左傳以其救蕭也　楚有事于中國常自鄭及宋宋不為固本之圖輕為兵先而與之爭於外今年之伐明年之圍又明年之平而南北之勢成矣

秋螽公作螺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縠作穀音同）

按左傳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而殺之盡滅其族邲之戰三帥不欲也先縠愎戾專行以及於敗至是以為討然君不擇將是以其國予敵也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敵國知之矣而晉侯懵焉又釋趙旃魏錡不討而獨誅縠同罪異討殺者不受治矣越椒將攻王楚莊尚思子文之治楚而復克黄之所令不念

先軫之舊勲而盡滅其族不又過乎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大夫罪累上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胡傳罪累上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傳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晉敗于邲鄭遂屬楚告於諸侯蒐簡閱車馬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穆公孫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　按十二年晉救鄭不及鄭已從楚而晉徒敗于邲故又責服于鄭諸葛武侯之敗於街亭也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竟內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

曰殺女我伐之見犀（申舟子）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同我于縣鄙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寢門闕）劒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按是時楚已得陳鄭許蔡非得宋不已故滅蕭以偪之不假道以挑之歷三時而圍不解卒得宋平而後已宋服則齊魯可搖矣此楚圍中國之序也鄭在楚之彀中未易旦

夕争也是時急莫先于救宋宋救捷則鄭亦可招矣
而晉不知所先後勞師于鄭而緩于救宋乃比之雖
鞭之長不及馬腹不知宋既去則楚威震及齊魯而
南北之勢成矣豈但失鄭而已甚矣晉人之顛冥也
胡氏以端本為說專一責宋夫宋伐陳固有啓釁之
道然清丘之盟晉宋衛曹咸在以同懼楚為志而相
要以恤病討貳其策未為不善但諸侯不同心而遂
敗之耳春秋之義志内外消長之大機均責諸侯而

左傳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物玉帛皮幣也）於是有庭實旅百（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于庭以答賓）朝而獻功（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於是有容貌采章（威儀容顏車服文章）嘉淑（令辭稱讚）而有加貨（命宥幣帛）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按以千乘之魯為之以道猶可自強齊晉諸與國猶可責以信義互為聲援也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何其卑乎昔楚執宋公以伐宋以獻捷威魯

謀其不免而計出于此者亦可謂愚矣秦檜主和士子詭春秋凡此類皆諱之如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皆以罪其貳霸爲說朱子曰春秋豈率天下以從三王之罪人哉特罪其叛中國耳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晉大夫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强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

汙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美玉匿瑕玉之病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為

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築室于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

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柑者以木銜其口不欲令食粟示有畜積）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粮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

曷爲貶據大平者在下也 穀梁傳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 按楚之圍宋九月於此不惟宋之憊也甚楚亦兵罷食盡而將去矣凡外平不書者彼既事解不來告也此書者宋幸得平以告諸侯故魯史有其事耳暨齊平不稱人此稱人者圍者與被圍者兩力俱竭華元子反因上下之意權事宜以生兩國之民穀梁所謂上下欲之是也臣無專美而亦有從權應變以成君濟國之義公羊謂大其平乎已

則不知無專美之義謂貶其平者在下則不知有從權應變之道也夫宋之急至于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其望援如在水火而四鄰環視莫之動心楚軍亦止有七日之粮爾而晉不能出一師以撼之待其威單力盡徐自解罷書曰宋人及楚人平傷中國之失道也明王不興賢霸不出强者恣其力貪者滿其意人之類不將胥而盡乎此孔子所以懼而作春秋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酆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不可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潞賢人）而奪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兹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毋乃不可

胥而爲楚之勢不叱之懼而以廣地於狄狄爲得計悖

亦甚矣荀林父敗軍之將不克報於楚而徙逞志於

狄方以爲功而受狄臣千室之賞春秋畧而不書而

書晉師以見其勞民動衆縱大敵棄諸夏而施侮奪

於裔夷之爲可耻也　滅國以其君歸皆稱爵　言

奔者不名以歸者名　夷狄之君稱子公羊云潞子

之爲善也躬足以亡耳穀梁云其曰潞子賢也皆謬

說也

札子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襄召戴公之子

穀梁傳

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子而繫名者王子虎是也此變文先名而曰王札子惡天子不以禮閑之而任以權也札蓋天子之庶兄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按此謬說也凡殺大夫稱其者皆君也此豈可云王札子殺其大夫召伯毛伯乎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謂言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知以王命而殺之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

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胡傳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為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為義（事見昭十四年）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　杜氏曰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

附左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家）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貞子）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

矣伯桓子字郯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公作牟婁

同承筐 杜氏曰無婁杞邑

初稅畝

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以豐財也 公羊傳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時宣公無恩信于民民不肯盡力于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畝穀好者取之初稅畝何以

胡傳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
及民也詳志之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
務也　趙氏曰左氏注云未為災而書之者幸其冬
生不為物害喜而書之按此類生訖便為災如蠶生
而食葉也但為秋螽未息冬又生子重為民災故書
穀梁云非災亦非也
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傳春晉士會師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鐸辰不書留吁之屬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官黻冕命卿之服大傅孤卿　天子大傅三公之官也諸侯大傅三孤之官也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鄭衆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時晉為伯主侯亦置孤卿有大傅陽子大師賈佗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胡傳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

將主兵其稱人貶辭也甲氏潞之餘種留吁其殘邑也春秋于外裔攘斥之不使亂區夏則止矣必欲盡殄滅之無遺類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

夏成周宣榭火榭公作謝火公穀作災

左傳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杜氏曰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别在洛陽者　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謂屋歇前

劉氏曰公羊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非也

此遂以為名

秋郯伯姬來歸

左傳出也　胡傳春秋内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

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

冬大有年

七年大旱十年大水六年螽十五年螽又蝝生十年

十五年皆饑而此年以有年書志民慶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按郤克徵會本為謀楚穀梁之說是也胡氏以為謀伐齊此大誤矣徵會在未見笑之先左氏載婦人笑于房自為鞌之戰張本耳斷道之盟同志於外楚此天下之大計也因小忿而忘大計舍攘夷匡世之功而雪一笑之耻晉之所以可罪也

附左傳秋八月晉師還　范武子請老初受隨曰隨武子後更受范郤獻子為政

以遂東門氏不臣之跡著矣始而與襄仲同謀以成
宣公之篡使齊納賂身為之役無所不至及君死未
殯讐其預歸父之謀乃發其惡而逐其臣視嗣君無
如也季氏無君世濟其惡豈不行父為之首哉然宣
公出爾之報亦可謂昭然者矣臧孫許陽怒而不力
爭又代為去之姦臣之黨也司寇掌國之平乃受權
臣頤指氣使始逐莒僕今逐東門氏不啻鷹犬臧文
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鸇之逐

獨不畏公義之討乎死生命也心明義直進退皎然

一以盡人臣之道二亦足以懾姦臣之心而惜乎歸父之未果以及此也　或曰歸父欲去三桓不謀于素厚之齊而謀于初交之晉及不克又不奔晉而奔齊左氏所載恐未必實蓋三桓以向不事晉之罪歸之　傳云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此句可思行父專政宣公所忌歸父用事又三家所忌故宣公薨而反